



散侃摄影

CHAT ON PHOTOGRAPH

The Dialogue between Zhang Xuezhong and Yang Li

张学忠和杨莉的对谈

张学忠 杨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散侃摄影

CHAT ON PHOTOGRAPH

The Dialogue between Zhang Xuezhong and Yang Li

张学忠和杨莉的对谈

张学忠 杨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侃摄影 / 张学忠, 杨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8

ISBN 7-222-04515-5

I. 散... II. ①张... ②杨... III. 摄影艺术—通俗读物 IV. J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054 号

责任编辑: 黄 慧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散侃摄影
作 者	张学忠 杨 莉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社 址	650034
邮 编	ynrm.peoplespace.net
网 址	rmszbs@public.km.yn.cn
E-mail	889 × 1194 1/24
开 本	8
印 张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1 ~ 2000
印 数	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排 版	昆明(雅昌)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ISBN 7-222-04515-5
书 号	29.00 元
定 价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张学忠

男

属羊

金牛座

黑龙江哈尔滨人

北夷

满族

性野烈

自由摄影玩友

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绰号“老野狗”



杨莉

女

属猴

水瓶座

云南省剑川县人

南蛮

白族

性温和

现役文职军官

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网名“大鬼头”

目 录

序 野狗号驭者的影像和文字撒野

006	话题之一 生活在别处的好摄之徒
028	话题之二 舞蹈摄影的魅力和诀窍
040	话题之三 无法之法是摄影的主法
050	话题之四 摄影家要有超凡的慧眼
060	话题之五 摄影创作的技术和巧艺
082	话题之六 摄影艺术是减法的艺术
088	话题之七 风格是艺术创作的死路
098	话题之八 纪实是个让人费解的词
114	话题之九 让我们站在大师的肩上
126	话题之十 对摄影艺术批评的批评
146	话题十一 摄影家的艺术道德规范
170	话题十二 艺术的生命在变化之中

野狗号驭者的影像和文字撒野

10年前，即1995年开年，我收到一份最对胃口的新年礼物，是学忠来邀我参加中国探险协会。那之后我便老跑学忠家，学忠家也成了协会在云南实际的大本营。南来北往的朋友在他家会合，野外器材也在他家存放。一堆臭味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策划于密室，奔走于陋巷，为好点子馊主意大呼小叫，忙忙碌碌准备行囊，跟真的一样，而且还真的搞成了事：中国探险协会决定在云南设立两个专业委员会——山岳丛林专业委员会和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我们得到授权组织了一系列探险考察活动；台湾摄影家林克彬先生赠送我们四辆北京越野吉普，更为我们的计划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我们把新上户的四辆“北京2020SG”命名为“野狗号”、“野猪号”、“野牛号”和“野马号”，还依各自特性配上一些门联，如“吃酸

甜苦辣，滚泥水风尘”（猪性）、“去无人理处，住满天星级”（狗性）等，引擎盖贴上“中国探险”几个红色大字，装饰得很酷。学忠成为野狗号驭者，我则常驾野猪。开着这些回头率很高的酷车，我们和台湾朋友联手开展了第一次探险考察活动——穿越云南境内的哈巴雪山。此行使我们的合作更加频繁。第二年，我负责的一个跨学科文化研究群体“田野考察群”再度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们立刻着手实施蓄谋已久的计划：走茶马古道。1996年7月起，我们自驾那几辆“野”字号吉普，开展了从云南到西藏长达万里的“滇藏文化带”综合考察（后来在各个点上的考察一直延续了好几年）。那次考察回来后我们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搞了一次摄影展，并在《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学术画册

《滇藏文化带考察》和一些著作里陆续发表了考察成员们的相关影像和文字成果。不用说，负责摄影的学忠在其中起的作用有多大。

那几次野游是我，也是我们这一帮朋友终生难忘的经历。我至今特别怀念那些特别的日子，怀念我们那些“野”字号的家伙。

转眼10年过去。2005年新年前夕，我又收到学忠用E-mail发来的一个礼物，那是学忠和他的夫人杨莉谈摄影的一部书稿。

从我认识学忠起，就知道他属于“好色（摄）”之徒。夫人舞蹈出身，美女面孔魔鬼身材；学忠那时最拿手的是舞蹈摄影，拍得出神入化。联系这些作品的“上下文”和最终成果（舞者和摄影者成为一对）看，我们即可推知当时的浪漫故事。学忠一举两得：通过舞者

成就摄影，通过摄影获得舞者。

杨莉脱下舞鞋后成为白衣天使，后来又到北京进修美学，与时俱进从外到内进行模塑和修炼。

学忠则继续“好色”。沙龙、风光、人物、纪实、婚纱，甚至影楼，都弄过。他的摄影路数很广，在境内外搞过不同类型的影展。我们组织野外考察活动，他便是摄影方面的头。我就特别佩服他按快门的指头——同样的指头和相机，他拍出来的就不一样。为了野跑时不受管，他辞掉在外办的体面工作，年轻轻办了“退休”。于是在许多年里，他都和“野狗”作伴了。只要中国探险协会或国内外的朋友去云南或西藏，陪着跑的多半有他；只要见到把“野狗”开得像美国大兵一样，必然是年轻的退休干部张学忠同志。他因此拍到不少好照片，让影友们羡慕不已。

学忠不但“好色”，还好玩。他生性幽默，天下事过他的嘴，顿生风趣；寻常动作经他一比划，便成了漫画。记得那次穿越哈巴雪山，由于极度疲劳和高

山反应，大家走得眼睛发直，神情恍惚。休息时，个个都瘫坐着，惟学忠还摇摇晃晃走到一片草地上，撅起屁股，双腿内夹为X形，身体扭曲为小儿麻痹症的样子，用拐杖做了个打高尔夫球的动作。呆滞的团队立马笑翻一片，充氧一样来了许多活气。学忠有很多经典的搞笑动作，连摄影的姿势，也常带几多谐趣，成为朋友们抢拍的小品。

我是读着学忠和杨莉的摄影对话而想起那些故事的。如今这两口子一唱一和，论起了摄影，竟又是从舞蹈摄影开始，在风趣中进行——这种惊人的历史相似性让人联想起新一轮升华了的浪漫故事。

学忠和杨莉的摄影对话从传统到现代，从写意到纪实，从技法到伦理，无不涉及。说是散侃，论的却多是摄影圈里聚焦的话题。皇皇十二论，天南地北，褒贬激扬，语言生动，问题意识甚强。因是对话，形式便也自由得多。或彼此叫阵，对垒论战，一针见血，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俗话也说“打是心

疼骂是爱”）；或互相吹捧，共同提高，吹得忘形了，不小心就透露一些独家秘诀。这些对话有理论而不艰涩酸牙，有实践正好现蒸热卖，边读就边忍不住笑，想起“文如其人”这句老话。杨莉自是不枉京城所学，总欲合着学理的节拍舞动，把各家的理论尽可能糅合进去，认真而诚恳；学忠表面一本正经，话语中却时时透出机锋和诙谐。他时而挑逗权威，时而引发怪论，天“狗”行空，任性撒野，不羁常情俗理，“狗”嘴里一不小心就吐出根深茎长锋芒毕露的象牙。

比如谈到权威：

杨莉：我听说摄影界有句名言：“学哲学就要过康德的桥，学摄影就要过布列松的门槛。”

张学忠：这太神话了吧！布列松也许是个门槛，但你可以过，也可以不过。不想过你可以绕过它或者跨过它。我倒觉得进不进他这道门对摄影家来说无关紧要……不就是一道门吗？它对我们是敞着的，想进去就进去玩玩，

懒得进就一个撑杆跳跨过去，何必那么迷信。其实布列松拍的东西我们也未必不能拍，而我们拍的东西没准儿他就拍不出来了。

杨：这我要警告你，你这话太狂躁了！如果被摄影界的人听到了，非把你这个胆大妄为的狂徒“OB(殴毙)街头”不可。

张：不会吧，议论一下布列松有什么不得了的。不过你的警告是有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我说我们未必不能拍布列松式的照片，意思是说我们也有拍那种照片的能力，比方说那种观察力，那种幽默感，那种把握瞬间的能力和控制画面的能力等等，布列松拍片的招数我们是知道的，而咱们拍片的招数他可能就未必知道。而且他这个人有个缺陷，只会拍照，不会作暗房，缺少后期制作的能力和想象力，所以咱们有些东西他就弄不出来，不信你可以看照片，可以比较。

比如谈到思考：

张：板桥有很多好东西没留下来，

留下了“难得糊涂”，有些人就稀里糊涂地挂在家里，很假。自己浑浑噩噩了一场，到头来什么都没弄清楚，还说难得。搞摄影不能稀里糊涂的，哪怕是很简单的按一下快门，也要用心去做。

杨：你总是在强调摄影家要多思考，而我却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不是在跟你调侃，这可是一句真正的至理名言。

张：上帝要笑就笑吧，跟我没关系。他就是笑死了，人类不还是要思考吗？噢，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人类要是不思考呢？上帝恐怕就得哭了。人不可能停止思考，哪怕是胡思乱想，哪怕这种思考会给人自身带来痛苦和灾难也别无选择。我觉得在一幅摄影作品的后面是发笑的上帝还是思考的摄影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不管干什么，要么别干，干就干出个子丑寅卯。不要开车的不开车的，跑堂的不跑堂的。

比如谈到以摄影“自愚自乐”如同

发梦癫：

张：能发梦癫也是一种乐趣。天天有“梦”，多好啊。是梦就要有滋有味地把它做完。

杨：这是不是和现实太脱节了。摄影家的生活状态像是钟摆，心神不宁。他们不停地徘徊于梦幻与现实、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他乡与故乡之间。可最后还是要回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所以还是应该找到一个生活和理想的结合点。要有根，就像走路，一只脚在空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只脚在地上——落在现实，两只脚结合起来才能走动。地上的脚就是“根”的意思，如果都不在地上就失去了根，成了漂流的人。

张：不管是什么人，关键是要问自己，有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没有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而不是迫于生计，一辈子脚踏实地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像我原来，大半辈子都在干自己不愿干的工作，有一天

忽然省悟了，想自由自在地做做我自己了，于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终于被“解雇”，成了只“老野狗”。现在一晃十年过去了，“野心”还是没变，无非就是要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我觉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意识，是一个人的生命快乐的基础。人一旦回归了自己，就像死过一次的人又活转过来，终于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了。如今和弟兄们出去拍片，常常一觉醒来，拉开窗帘一看，嘿！天气很晴朗，精神也不错，于是一边念着好朋友向明的话：“好日子不多了，赶紧过吧。”一边打点行装，收拾心情。然后背上心爱的摄影包，照着地图上勾勒的那些绵绵延延的线去丈量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便又从“零公里”开始朝着远方走去……从表面看人生活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而能成为现实的只有一种，就看自己怎么选择。其实“自由”就意味着你可以选择自己最佳的生活姿势，就是那种用不着老想着坐相、站相和吃相，而只要舒服相的姿势，这应该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生活姿势。

……

这时便忍不住赞一句——这个驾“野狗”的家伙！

这也正是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对话的缘故。这样的对话有实感，有悟性，有妙语或许也有屁话，但皆率直自然，出乎本性，读这样的对话不累，你不会迷失在那些故作高深不得要领的流行术语中。

新年有这样的礼物收到，不亦悦乎！

野猪号驭者启耀鸡年春节记

生活在别处的好摄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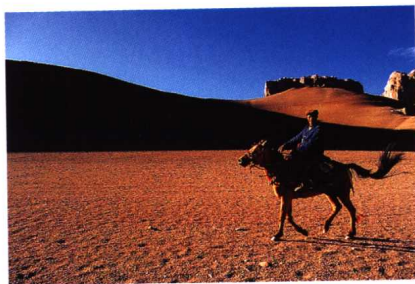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摄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让人“想换换生活姿势”的渴望成为一种可能，它能让人体验“生活在别处”的不同感受和不同心境，所以我一不舒服就想出门。对我来讲，只要觉得生活沉闷无聊了，那惟一的办法就是背包上路，没别的解药。」

杨莉：现在摄影的发烧友越来越多，其人群数量之众、发展速度之迅猛、痴迷程度之极端，前所未有。我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魔力能使那么多人对摄影如此着迷，如此上瘾。

张学忠：很多啊！比如“自由”吧。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自由”是摄影带给人的一种最舒服的感觉。一帮朋友背着相机出门，就像被放飞的风筝，一切都任由自己来决定。你可以自由地选择，自由地放弃。每个人都朝着自己向往的方向奔走，每个方向都有属于自己的阳光、自己的希望。出门在外，身边没有领导管着（上司和老婆），马上就有一种自由了的感觉，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屁都敢放，一个字——爽。

杨：难怪有人说：“好摄”的男人凑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事。他们出门就撒



西部天地·西藏阿里

野，离家就发疯。在外面尽讲些无聊的成人笑话，喝完酒就满嘴的“×#0”（脏话）。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人因为生活太无聊，想借摄影使自己烦躁的灵魂有所寄托，给没有归属感的身心找一个另类的去处。

张：我的感觉可能和你有所不同，过去我曾经写过一对子：

上联是：白天背包摄影，行脚四方。
放眼大自然山光云影的变化与旷达，怡然流露本真的性情。在地广天宽处吆吼

嚎唱不觉其耻，在水远人稀处袒裼裸裎
不觉其羞。爬野山、趟野水、打野食、屑
野屎，任我去撒野、去放纵、我喜我乐、
我自由之，何干他人屁事。

下联是：晚上裹衣入榻，离地三尺。
静观人世间凡夫俗子的困扰与纷争，自
然高出营攘的人世。在茅屋竹壁间蚊叮
虫咬不觉其痒，在火塘烟柴旁冷而凉风
不觉其寒。吃生肉、喝水酒、唱山歌、说
梦话，管它股票跌、物价涨、女王生崽、
公鸡下蛋，都和我没关系。

横批是：自愚自乐。

杨：这种“愚乐”给我的感觉就像
是一个人在发梦魇。

张：能发梦魇也是一种乐趣。天天
有“梦”多好啊。尼采说：“人生是梦。”
是梦就要有滋有味地把它做完。

杨：这是不是和现实太脱节了。摄
影家的生活状态像是钟摆，心神不宁。
他们不停地徘徊于梦幻与现实、外部世
界与内心世界、他乡与故乡之间。可最
后还是要回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
所以还是应该找到一个生活和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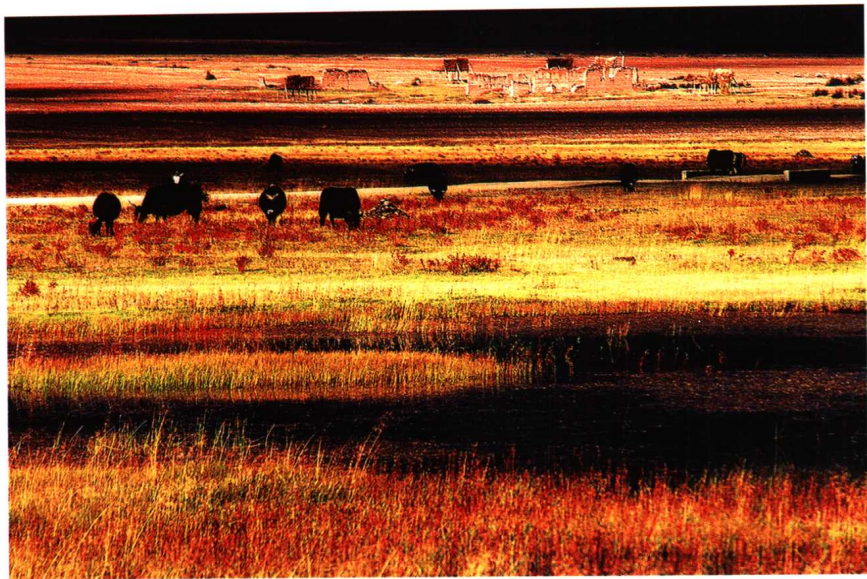
的结合点，要有根，就像走路，一只脚
在空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只脚
在地上——落在现实，两只脚结合起来
才能走动。地上的脚就是“根”的意思，
如果都不在地上就失去了根，成了漂流
的人。

张：不管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是
要问自己，有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没有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关键。

其实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能按照自己喜
欢的方式去生活，而不是迫于生计，一
辈子脚踏实地地做自己不喜欢做的
事情。就像我，大半辈子都在做自己不愿
做的事情，忽然一天省悟了，觉得应该
自由自在地做做我自己了，于是花了很
大功夫终于使自己被“解雇”，变成了一
只亡命天涯的“老野狗”。现在一晃十年
过去了，“野心”至今还没变，无非就是

西部天地·西藏盐湖





西部天地·云南香格里拉

想过自己要过的日子。我觉得，重新获得人体生命的自由意识，是一个人生命快乐的基础。人一旦回归了自己，就像死过一次的人又活转过来，才终于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如今只要是和弟兄们出去拍片，常常一觉醒来，嘿！天气很晴朗，心情也不错，于是一边念着好朋友向明的话：“好日子不多了，赶紧过吧。”一边打点行装，收拾心情。然后背上心爱的摄影包，照着地图

上勾勒的那些绵绵延延的线去丈量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便又从“零公里”开始朝着远方走去。在摄影家看来，新生活总是在远方，远方总是最美的。

杨：西方人也有这种观念，认为：“一个人若生活在远方，那他一定是努力地生活和诚恳地生活了。”但摄影家那种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总给我一种很荒谬的感觉，他们就像是一些留着长头发、乱胡子的脏兮兮的艺术受难者，

他们总是背着对艺术的虔诚在苦苦跋涉。有些人摄影发烧没几天，艺术家还没当成，艺术家的毛病倒是都有了。每逢公休日或放大假就起个大早，趁着黑，窸窸窣窣地背着摄影包匆匆离家出走，只管往影友约定的地方跑。妻子叫苦，孩子埋怨、老人唠叨他们完全不顾，每次拍片回来都被折腾得五痼七伤，结果除了劳命伤财、自寻烦恼，好像什么也没得到。

张：出门在外，特别是到了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的确能碰到许多烦恼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人多的地方又能得到什么呢？恐怕除了烦恼就什么也没有了。有时候我也奇怪，自己瘦得像个脱了毛的半大公鸡，浑身上下除了骨头没有二两肉，哪来那么大的精神背着那么重的相机四下里乱窜？可能就像你说的，起初无非是想改变一下自己无聊的生存状态和沉闷的生活环境。因为人是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的，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发霉的。背着相机到大自然里去折腾一下，被大太阳暴晒一下，被



西部天地·云南香格里拉

山风狂吹一下，你会觉得浑身的霉味儿没了，很清爽，很轻松，所以即或有那么点痼伤也觉得值。

过去咱们中国人爱守：守家、守业、守传统。要守住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代人的生活观念不同了，他们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需要给自己的生活留有回身的余地。尽管从表面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而

成为现实的只能有一种，这就看自己怎么选择了。其实“自由”就意味着你可以选择自己最佳的生活姿势，就是那种用不着老想着坐相、站相和吃相，而只要舒服的姿势，这应该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生活姿势。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的人，要趁着生命的太阳尚未西斜，赶紧换个姿势，活出一点味道来。

杨：我听说你们出去搞摄影，经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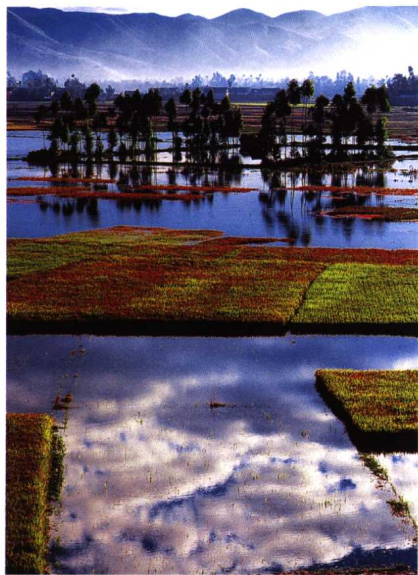
疯疯颠颠的。要么就借“回归大自然”的名义去满足自己的裸欲，什么裸泳啊、裸奔啊；要么就和山里的娃娃在雨里堵水坝玩或是在田里打泥巴仗玩……反正尽干这些不着四六的事。难怪燕华一见我总要问：“张叔叔神头二五的，又到哪个山里面扯疯去了（扯疯——采风的戏称）。”雷燕的儿子也老说：“张疯子一天到晚神抖抖的又闪到哪里去了。”

张：我并不介意别人把我当疯子。对我来说，真正的疯子是那种不知道生活是为了什么，却为了“生活”无目的狂奔的人。

情人级的摄影家

「摄影家们不仅珍惜按快门的瞬间快感，更珍惜翻阅照片的永久快感。那种感觉就像一片夹在日记里的红色的枫叶在内心里温存，它的名字叫：回忆。」

张：其实摄影家就像个探宝的人，他们不知道究竟能不能找到宝藏？但他们总是怀着期望前行。这给了摄影家另



西部天地·云南大理



西部天地·西藏珠穆朗玛峰

一种很好的感觉，就是在摄影的整个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期待。而“有所期待”是人的一种最幸福的感觉，如同期待找对象入洞房——当爸爸的那种感觉。背上相机出门就像要去相亲，你在相亲的时候总会有期待吧？

杨：有啊。期待找个意中人嘛。要够帅，性格要好，薪水要高（笑）。好世俗哦。

张：摄影也一样，总在期待着能找到一个意中的拍摄对象。找到以后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恋人，然后又期待着早日结婚入洞房。

杨：对男人来说，“结婚”这种期待无非意味着“她终于就要归我了”。这都是私有观念在作怪。

张：我觉得摄影家准备对心爱的被摄对象释放快门的时候，就像是期待

“洞房花烛夜”那样令人激动和兴奋。

杨：（大笑）

张：你别想歪了，你的这种笑声太不生态了。

杨：（笑）总之你们的目的是非要想要的东西弄到手才会满足。

张：不会满足，只会不安，还会在不安中继续期待。摄影家所期待的是照相机里的底片曝光要正常，不要偏色，焦距不要虚。就像期待母腹中的胎儿发育要正常，不要少了“零件”一样，等到照片洗出来，那种感觉就像当了爹，得了个十月怀胎的胖娃娃。然后还要继续期待，就像盼着孩子不断成长进步一样，摄影家还盼着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朋友的喜爱，能发表……等到人老了，再把这些照片翻出来，回想着照片后面那些动人的故事，那就等着流眼泪吧。

杨：从个人感受上讲，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和向往的确比美好事物的获得感觉更美好。我现在总算明白你为什么总是把照相机说成是你的“小老婆”了。看来摄影家们对大老婆只不过是婚前期



西部天地·西藏达孜



西部天地·西藏改则



西部天地·云南哈巴雪山

待，一旦结了婚，特别是有了“小老婆”以后，这种期待就变了。

张：依我看把相机当作情人更合适，因为我喜欢伊莫金·坎宁安说的：“我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解释“业余”这两个字很像法语中的“情人”。这多有意思啊，我也是个业余玩票搞摄影的，相机也是业余的——“情人”级的。

杨：你为什么把自己归在业余摄影的行列？

张：我本来就是业余爱好者，我并没有以摄影为职业，也不靠摄影吃饭，只是心血来潮的时候偶尔为之。我从来不像专业摄影师那么有压力、有约束。

杨：摄影使人着迷，除了个人感受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了？比如“意义”——它对摄影家的意义在哪里？

张：摄影对于摄影家的意义就在于，摄影家能从摄影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当你拿起照相机，你会发现，噢！原来生活是那么有意义。你还会发现，

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好。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容易有幸福感了，而在摄影中你却很容易找到幸福感。在现代社会中人和人越来越隔膜，越来越缺少相互间的真情与关爱，而在摄影中，你不仅能懂得爱，也能学会如何爱自己和如何爱别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摄影能提高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能通过你见到的人和事，教你学会生活；它还能提高人的生活认知能力，能通过各种人生历练，不断认识自己。这便是摄影的意义和人们迷恋摄影的诸多理由。

摄影家的生活是美好的

「摄影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旅行，它更是一种思想和灵魂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才能学会如何欣赏生活。」

杨：这正是我所感兴趣的，为什么说摄影能让人觉得生活更美好？

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常常遇

到各种各样让人不快和烦心的事情，我们每天关注的也大都都是战争、灾难、疾病、罪恶、腐败、离异、失业等等令人痛心和焦虑的事情，我们已经很难再感受到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了，这是很破坏情绪的。可摄影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发现“美”的机会，一个感受美好生活的机会。在摄影中，我们常常会因为这种美的意外发现而惊喜，甚至连生活中那些丑的东西，在摄影中也会变成一种呈现出艺术美的元素了。

杨：是的，摄影不仅能发现美，还能通过宽阔的视野来扩大自我的胸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这种透过镜头的方式来发现美、欣赏美，出门旅游不是也一样可以欣赏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可爱的世界吗？

张：旅游和摄影完全不同，特别是那种观光旅游，它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化的、反文化的东西，它只能把你变成一个“游山玩水”的人，这种把山水当妓女的玩法，不可能使你真正理解自然的伟大和生活的内涵。



西部天地·云南香格里拉

旅游者就像是一个行色匆匆的赶路人，他们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出门都要乘飞机、坐专车、上索道。但人的心灵往往只能在相对缓慢的时间里和相对多的麻烦里才能得到充实。摄影和旅游的不同就在于，摄影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旅行，它更是一种思想和灵魂的旅行，只有在这样的旅行中，才能学会如何欣赏生活——无论是穷是富，是苦是乐，是顺利还是挫折，你都能懂得去

珍惜它、欣赏它，在它面前笑眯眯地过日子。

杨：能够在艰苦的生活中去欣赏生活，这不仅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也是一种能力——热爱生活的能力。人最可怕的就是失去生活热情，对生活没感觉，变成一个冷感的人。

张：所以每当我背着相机钻进佤山，走进山里人的生活，和那里的人一起窜寨子，一起“献鬼”，一起吃老鼠烂

饭，一起欢乐，一起忧伤，最起码的感觉就是自己神经还正常，还有生活热情。看到人家痛苦我也跟着揪心，便觉得舒服，有一种高雅的感觉；要是看到人家在痛苦着，自己却没感觉，过后心里便堵得慌，想找个地方哭一场，眼泪流出来了才觉得轻松，觉得自己又正常了。

杨：那你也太善感了，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张：其实能畅快地流流眼泪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果你感受过佤山上农历十五的夜晚，你就能理解了。佤山的月亮不叫月亮，它简直就是一个加了柔光罩的大太阳，明晃晃地照着脚下一望无际的茫茫云海，如同白天一样，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梦境，那情景你是无法想象的。你想，在那样一种夜晚，被那样的月亮照着，吹着那样的山风，喝着那样的美酒，听着那样多情的佤族少女齐声唱着“加林加林哩”那样醉人的歌声，那种感动，那种幸福……说实话，当时立马想死的心都有，别说

掉几滴眼泪了。

摄影家都是幸福派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摄影，生活就会变得特别奢侈，你可以每天抱着太阳起，搂住月亮睡，悠哉游哉地过着天天天蓝的日子，真是幸福成一片。」

杨：你先前说摄影有个迷人之处是它能让人找到幸福感，这倒是很诱人。现代人缺少的就是幸福感。

张：是的，特别是现在的小孩子，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没有幸福感。我曾经发表过一组山童的照片，还配了一篇短文《山寨的童年》，我女儿看着其中的一张布朗族娃娃在泥巴塘里玩耍的照片惊奇地问：“他们的妈妈不会骂他们吗？”我说：“不会的。”她说：“那他们太幸福了。”平常我们大人们会在一起回忆一些小时候的生活，女儿听了也会说：“你那个时候太幸福了。”我常常想：我们小时候好像确实比我们的孩子要幸福得

多，尽管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条件很差。现在山区的孩子生活条件也不好，可他们仍然很快乐。

杨：这似乎让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合逻辑的结论：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丰富与提高，本应使我们一步步临近幸福，但结果幸福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现代化给了现代人一个核心的许诺：“幸福。”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个许诺似乎已经成了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张：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杨：在摄影中怎么能得到幸福呢？

张：其实幸福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在摄影的过程中。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景颇山拍完落日，归途中在大山里迷了路，茫茫黑夜中忽然见到木屋里的一线暖光，敲开门，露出了年轻女主人羞柔的笑脸……如果你在拍摄途中淋了一场冷雨，回到傈僳寨子，裹着被子，烤在暖烘烘的火塘边，用热腾腾的水烫着脚……如果你正要问路，迎面扑来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和一双双会说话的大眼睛